

大会

正式记录

第五十三届会议

第五十三次全体会议

1998年11月4日,星期三,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代理主席: 芒格拉先生.....(苏里南)

主席不在,由副主席芒格拉先生(苏里南)主持会议。

上午10时10分开会。

中美洲国家的自然灾害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 在处理我们今天上午议程上项目之前,我谨代表大会各位成员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最近受到可怕的飓风袭击的中美洲各国政府和人民,表达我们对不幸的生命丧失及广泛的物质破坏表示最深切同情。

我还表示希望: 国际社会将表现出其休戚与共之情,对这些国家对援助其目前困境的任何要求作出迅速和慷慨的反应。

议程项目168

文明之间对话

决议草案(A/53/L.23/Rev.1)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介绍决议草案A/53/L.23/Rev.1。

扎里夫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 本组织的创始者们在《联合国宪章》中庄严载入了全人类的共同愿望,实际上也载入了他们欲使后代免于在其有生之年给人类两度带来难以启齿的悲痛战祸的决心。他们为力求做到这一点而力行忍让并互相作为睦邻而和平生活,申张正义和尊重法治,重申他们对基本人权、个人的尊严和价值以及对男女及各大小国家平等权利的信念。

当我联合国人民回顾并评估《宪章》存在的半个世纪,以及包括成立本组织在内的各项历史性成就时,我们却看到偏见、排斥、对抗和流血的黑暗的片断。这些片断是继两次残酷的世界大战之后在《联合国宪章》的时代发生的,造成了极大的人的生命的伤亡和人的精神的损失,而这两次大战则引发全球承诺制止这一趋势。二十世纪最后十年中出现了过多的种族灭绝、种族清洗和对人类犯罪的情况,对《联合国宪章》的理想形成挑战。

然而我向大会表示认为: 这些是异常而非正常现象。实际上,自联合国成立以来的本千年的最后几十年的特点,是普遍渴望促进和平、容忍和理解,确保通过国际合作和团结而实现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这本身就是无法比拟的巨大成就,似乎过去所有战争的恐怖都成为国际社会拥护《宪章》这些原则的背景。

当然,这种进步来之不易,因为旧的习惯不进行抵抗和制造磨擦是不会消失的。所以,今天当国际社会遇到同支配和排斥的冷战习俗决裂的真正和难得的机会时,却有人提出各种设想和理论来使同过去的争夺和冲突有关的心态制度化,甚至使之神圣化而因此永久化,是毫不奇怪的。它们的手法是把对立的政治和经济利益集团之间的对抗升级到各种文明无法融合以及出现难以避免的冲撞的程度。

显然,在新的千年到来之前,全世界经不起在其生活中翻开具有这种危险想法的新的一章,这些想法引发不容忍的现象并忽视了在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各国之间愈来愈强大的相互作用的网络。

通讯的革命改变了距离的概念,给我们提供了一次抱着把误解和错误的概念减少到最低程度的共同决心而进入下一世纪的历史性时机,利用人类的多样化的力量来应付共同的挑战并促进共同的利益。

哈特米总统关于在各种文明之间推动和促进对话的倡议,为给具有各种血统和信仰的人民之间建设性和丰富多彩的相互作用开拓领域提供了恰当的框架。这种框架的中心,就是人类的多样化是而且一直是力量的源泉而非分裂的理由的前提。这将使容纳不分种族、肤色、信仰或民族血统的各国及各国人民的进程得以展开。国际社会已表明它愿意接受这一想法,因为它希望为人类更美好的明天提供一种新的做法。

据说暴力是不善辞令的最终表现形式。因此,文明之间的对话是源自人类更好地表达不同的思想、看法和志向,以此避免广义的暴力这一集体智慧的呼吁。这种对话的性质实质上是理智的和文化性的。这种呼吁假定应该通过交流和沟通来承认并探索人中间的多样性的天赋。尽管管理国家中间的多样性可能仍旧是国际社会所面临最富挑战性的一项任务,但在这方面取得任何成就,对话和交流是必不可少的。

人类历史上的伟大文明是通过有着各种文化和取向的人民和国家的努力和交往的集体进程实现繁荣发展的。在历史的长河中,各个地方的各种文明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推动了整个人类社会的逐步发展。各种文明相互学习,影响对方,有时又相互竞争。仔细审视人类历史就会发现,尽管不容忍和战争的出现和表现给国家之间的建设性交往造成重大的障碍,文明总是能够通过沟通和相互丰富得到好处,实现发展,同时保持自己的特性。因此,不同文明的成就构成人类的集体遗产。同样,文明之间的交流的好处扩及到所有人,并继续扩及到所有人。

鉴于文化在塑造政治和经济结构中的根本作用,在容忍和尊重多样性的基础上促进各种文化之间的对话就会导致减少紧张局势,有助于国际和平与安全。对话本身不会保证消除战争与偏见的邪恶。但对话的确为解决 21 世纪我们可能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提供一种合理和健全的范例。

因此,国际社会——各国政府、联合国系统、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每一个成员都必须参加促进和便利文明之间的对话的进程。这首先要学者、哲学家、知识分子、艺术家和历史学家等等的积极投入和参加。他们的确是对话和交流的恰代理人 and 直接

受益者,他们无疑认识到并相信这一对话的好处。在因特网上粗略地浏览一下就会发现,几乎每个国家都有许多主要是非政府性的组织,它们都在文明之间对话的某一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它们的目的是促进和平与谅解。集体思维和交互加强将铺平通往和平、稳定、自由、容忍和正义的共同目标的道路。

我早些时候表示过,一直存在着文明之间的互利交流,具有远见卓识的男男女女冒着各种风险将这种交流既往开来。正是根据这一信念建立了联合国本身,以便团结在《宪章》之下,消除国家之间的分歧,以便通过包括一切的对话和交流进程促进和平与谅解。

我们今天在大会这样做的意义就在于在政治层次上确认我们普遍承认并支持文明之间为了促进人类生活进行对话的优越性、明智和不可避免的绝对必要性。我们对于文明之间对话的概念的集体支持将使之变为更强有力的现实。

哈特米总统关于指定 2001 年为联合国文明之间对话年的建议力求表达国际社会的共同决心是要在新千年开始之际,对全球交流采取新的作法,并决心在谅解和相互尊重的新范例的基础上为未来几代人建设更美好的明天。他的远见得到了包括秘书长在内的世界许多领导人的赞同,他们也谈到各国家、文化和文明之间需要更多的谅解。从本大会堂的发言来看,通过这一建议的时机已经无庸质疑了。

这一建议也得到了其他国际论坛的支持。值得一提的是,第八次伊斯兰首脑会议德黑兰宣言强调指出:

“文化和宗教之间的交流、对话和理解;(拒绝)助长互不信任和削弱国家间和平交流的基础的冲突和对抗的理论”。(A/53/72, 附件 II, 第 34 页)

此外,在南非德班举行的第十二次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最后文件宣布:

“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们表达了对认为文化和文明之间存在分歧的企图的关切,表示决心在千年交接之际便利和促进文化和文明之间强化的对话。”(第一章, 第 43 段)

现在是作为容纳了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代表的唯一普遍性机构的大会指定 2001 年为联合国文化之间对话年的时候了。介绍文件 A/53/L.23/Rev.1 所载决议草案因此是一种巨大的荣誉和特权。该决议草案的用意是要在这方面迈出第一步,奠定促进和便利文明之间

的对话和使之制度化的基础。我代表各提案国介绍本决议草案,根据我的名单,这些提案国是:阿富汗、亚美尼亚、奥地利、阿塞拜疆、巴林、孟加拉国、比利时、中国、科特迪瓦、塞浦路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丹麦、埃及、非济、德国、希腊、印度、爱尔兰、意大利、科威特、黎巴嫩、莱索托、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卢森堡、马来西亚、墨西哥、蒙古、摩洛哥、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俄罗斯联邦、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西班牙、苏丹、瑞典、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土耳其、土库曼斯坦、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也门以及我国。

这项决议草案除了把 2001 年指定为联合国文明之间对话年外,还重申《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承认人类不同文明成就,强调容忍的重要性,并请各国政府、包括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在内的联合国系统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开始采取旨在促进对话和交流的政策,并通过适当的方案,诸如公共认识运动、讲习班和各种会议,以促进文明之间对话。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这项决议草案的其他提案国相信,所有会员国都认真地考虑了这个概念和这项决议草案,并能够给予全体一致的支持,为使对话体制化采取坚定的和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步,使子孙后代有一个健全的和坚实的出发点来面对 21 世纪的各种挑战。

因此,我们庄严地宣布,今天构成联合国人民的多种文化和文明的希望及其决心是,第三个千年将成为对话的千年,而不是冲突的千年,成为说理的千年,而不是暴力的千年。

卡先生(塞内加尔)(以法语发言):我们生活在一个既独特又具有多种特点的世界里,一个有着丰富的文化和文明多样性的世界。攸关利益的全球化以及在本世纪即将结束之际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的全球化使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建立一个统一的世界:一个对话的世界,而不是对抗的世界。

几十年前,独立的塞内加尔的第一任总统、诗人和学者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提出了“世界文明”的概念,即这是一个有给予也有获得的地方,在那里每个人民、每个民族、每个国家、每个区域、每一种文化都将把自己最好的给予别人,并且也从别人那里得到他们与他人共享的最好的东西。在这里各种文明愿意接受来自其他文明的影响。这将是一个丰富其他文明所作出贡献的大熔炉,产生了一种全人类的文明。这种世

界文明以及各种文化、种族和传统间的兄弟关系的观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及时。

在第三个千年即将到来的前夕,经济、文化和思想的全球化以及各国间日益加强的相互依存性使我们必须对国际关系形成一种把对抗、种族仇恨和仇外心理排除在外的新的看法。世界的财富就是它的多样性。但其今后的力量仍然取决于它是否有能力在其各组成部分间培养一种和平、容忍、对话和团结一致的精神。

我国代表团已加入共同提出关于联合国文明之间对话年的决议草案 A/53/L.23/Rev.1 正是因为这种地球上各国和个人之间关系的概念,并符合我国传统的开放态度以及对其他国家的传统和风俗的尊重。为取得积极的相互让步而以耐心和决心进行对话一向是塞内加尔对外政策的一个不变因素。

对国际社会来说,唯一的解决办法是谈判以及协调各种概念和主张,简而言之,是各种文化、文明和宗教之间的对话。世界需要一种以我们共同所有的和泛人道主义为基础的文化。由于我们从社会和人类历史吸取了各种教训,这种需要对世界今后的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如果谅解、对话、容忍和原谅的精神占了主导地位,本可以避免多少战争?过去的冲突是这样,对今天的武装对抗也是这样。

在以下的两种选择之间没有中间的道路可走:一种选择是文明之间的对话,另一种是文明之间的对抗。文明之间的对话是可能的和有益的,因为要强行统一各种文化和文明既不可能也不适当。在联合国每天都看到来自各种文化和文明的男女人员共同工作,它仍然是促进、加强和巩固与人不同的权利,以及首先是对话文化——各种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对话的理想框架。

我们这个组织通过把 2001 年指定为联合国文明之间对话年,将对我们争取和平、发展与团结的共同斗争作出重大贡献。

最后我国代表团谨借此机会祝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采取了令人欢迎的主动行动,把这个议程项目提交大会讨论。

阿卜杜拉齐兹先生(埃及)(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感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团采取主动行动将“关于文明之间对话”这个重要项目编入大会第五十三届会议议程和准备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草案。

我们今天讨论的重要性是因为在第五十三届会议一般性辩论期间有许多领导人提到这个及其重要的主题事项。而且也是因为大会本届会议期间尤其在这一时刻对它的讨论反应了以新的共同作法——其基础不受知识、文化和宗教意识形态和信仰的分割——进入新的千年期的坚定意志。这种坚定意识是建立在《联合国宪章》的牢固基础之上的,《宪章》在联合国宗旨及原则中的第一条第三款说,

“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且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即基本自由之尊重。”

它也是基于《世界人权宣言》第三条之上的,它说,

“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

在 1980 年代后期紧接着冷战的结束之后,有些人谈到“文明的冲突”。关于这一理论的辩论仍在进行着。这是关于人类和它将为它自己规划的道路——冲突和战争或共处与和平的一场辩论。我们在联合国这里聚会的国际社会不能也不应在这个历史时刻忽视同我们为国际生活所商定的共同工作和及其义务背道而驰的这种危险论调和破坏性理论。我们,20 世纪的人物,必须对付这一理论,并对它作出明确回答。

我们认为在进入下一个千年期的时候,我们必须充满信心地认为,我们是基于多元主义之上的一个社会——知识、宗教和文化多元主义和多样化。我们必须重申,这种多元化并不影响国际社会的一致性。相反,它加强了这种一致性,使国际社会成为基于健康竞争、积极共处和共同赞赏构成国际社会的许多社会的成就之上的一个生气勃勃的整体。如阿姆雷·穆萨外交部长在大会本届会议讲话时所说,

“我们国际社会不能依赖一个单一社会所取得的成就,或倾向于遵循一种单一文化。真正的前途存在于各大文明之间的积极交流、彼此补充和共存。它不存在于制造冲突根源或煽动对抗的火焰和各文明之间的冲突中。如果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它将在世界上造成一个危险的紧张局势的温床,并将最终导致所有文明的严重损失。”
(A/53/PV. 15, 第 12 页)

我们再次处于确实必须从我们这一代人发出强烈信息的历史时刻。这是发出这一信息的时间和地点。我们要看到各人民和各国家的权利在不分优先次序和

不下定义的情况下得到维护。我们要我们的共同政治行动在没有双重标准的情况下得到确立。我们要在不加区分或歧视的情况下实现合理裁军、结束军备竞赛和结束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发展。我们要真正地发展,这种发展不会使贫穷成为顽症或忽视其原因。我们要一个干净的环境、有利于全人类的科学以及其成就和应用有利于全人类的技术。我们要持有对付国际恐怖主义的一个共同的立场。我们要所有各国人民的自由和解放以及面对压迫、种族主义和占领的势力的一个坚定的立场。我们要致力于法制和尊重已确立的准则,以及尊重我们在《联合国宪章》中所神圣载入的宗旨和原则。

为了实现这些结果,文明之间的对话是必不可少的,以加强共处和文明的概念和减少仇恨和不信任。我们坚信,如果在合理对话中,每个文明都意识到其他文明的特性,这便会为更好的谅解和更多的共处打开大门,尤其将有助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在开始进行这种对话的时候,我们必须强调,没有任何文明可以凌驾于另一种文明之上,而且对话应以各种文明的平等为基础,而不管它们已存在多久,不管它们发展程度如何,不管它们取得了多大的成就,也不管它们的信念和意识形态如何的坚定。这是这种对话获得成功的基石。

埃及属于非洲、阿拉伯、伊斯兰和现代这几种文明,它一贯相信对话,不但相信各种文明内部的对话,而且更重要的是相信不同文明的人民之间的对话。为此目的,也为了确认我们对发起这种对话的承诺和热忱,埃及决定成为关于这一议程项目的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该决议草案要求各国政府、联合国系统和其他有关国际和非政府组织一致努力,计划并执行适当的文化、教育和社会方案,以促进文明之间对话的概念。

我们希望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将不遗余力地促进庆祝联合国各文明间对话年 2001 年,这种对话将有益于整个国际社会。

穆舒塔斯先生(塞浦路斯)(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希望表示感谢和赞扬伊朗代表团将重要的项目“文明之间的对话”列入大会第五十三届会议议程。我们认为,列入议程很及时,而这种构想很有远见,因为它给了我们一种新的机会,使人类在这一历史性的时期内重申我们决心推动、促进和加强作为《联合国宪章》基石的对话。

我们即将进入一个新的一千年期,展望一个比目前还要更为相互依存和更加侧重技术的世界,而且在其中人类相互交流的每个方面——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都已全球化。在远离我们边界或海岸的一个地方的一场局部危机肯定立即影响到我们所有的国家。显然,我们是同一个地球村的组成部分,在这个地球村中我们的行动或懈怠以及我们的功绩或罪行影响每一个地方的日常生活。距离正在消失,密切的相互作用始终存在而且在不断发展。

在这种事件中,通过对话促进合作、容忍和谅解不仅仅是一种崇高的理想和良好的政策。它是生存必要的选择。在本千年中世界已经历了大量的破坏和人类的苦难。常识要求我们避免在过去——有些是在目前——给自己带来的各种灾难,并以和平与合作代替对峙和战争。

因此,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应增强人类共同命运的合力。审查中的项目针对这一崇高的目标。《联合国宪章》认为对话是协调人类关系以及解决必然会出现的国际间的分歧的必要手段。因此,《宪章》使对话在人类旨在有效地解决国际问题的努力中处于最高的地位。

因此,我们认为,伊朗总统穆罕默德·哈特米先生的倡议是明智、具有远见以及如同我们先前所说的那样是及时的。如果我们要促进和平与正义事业,现在就应使不同文化和文明的人民之间的对话制度化。

我们必须了解文化多元性和文明相互丰富的益处。现在还应该正视那些把特定的宗教和文化描述成对和平和共存的威胁的种种倾向的关切。

我们能否继续生存最终取决于我们能否成功地说服国际社会按照联合国的原则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分歧和争端并促进作为可接受的行为方式的对话。

我国政府正是在通过对话争取达成一项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办法,在塞浦路斯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这两族可象在过去几个世纪以来那样生活在和平与和睦之中。

正是本着这些想法,我们成为由伊朗介绍的决议草案 A/53/L.23/Rev.1 共同提案国。它载有由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安排与实施文化、教育和社会方案而使文明之间对话制度化的各种必要因素。此外,我们完全支持将 2001 年指定为联合国文明之间对话年,我们还祈祷下一个千年将确实是和平的千年。

曼茨先生(奥地利)(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欧洲联盟发言。与欧洲联盟有联系的中欧和东欧国家——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和联系国塞浦路斯以及欧洲经济区中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成员国——冰岛、列支敦士登和挪威——都赞同这一发言。

欧洲联盟各国以它们自己的历史经验中知道,不应将各种社会和文化视为孤立的实体,特别是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更是如此。对于欧洲来说,多种族和多文化的多样性一贯是现实。虽然这种多样性创造了十分丰富的遗产,但也产生了冲突,这些冲突常常是暴力的而且导致了灾难性战争。今天组成欧洲联盟的国家通过只可能在开放和容忍社会中蓬勃发展民主、多元化和人权最终找到了其实现和平与稳定的道路。因此,我们不仅致力于在欧盟内保持并进一步加强这些和平的基本因素,而且致力于在我们的对外关系中促进国际合作,民主、法治和人权。

在 1993 年冷战刚结束几年时,我们第一次读到“文明间的对撞”,一个描述和界定最近正在发展、多极国际体系中冲突方式的新的相当悲观的概念。在本世纪末,这些冲突似乎增多而且更为残酷和更为剧烈。这可以解释该理论固有的悲观以及我还应补充说,它所引起的争议。

国际社会不得允许这种理论变成本身会成为事实的预言。本大陆的历史给了我们惨痛教训。这些教训涉及利用争取平等、尊严和特性的人类斗争来助长的人的恐惧和进行破坏的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的破坏性作用。因此,欧洲联盟反对在国际关系和政治实践中使用对撞理论。

在这方面,我们感谢伊朗提出了今天向我们介绍的主动行动。我们大力支持在国家、文化和宗教之间和内部的对话。这种对话——其信誉在国家一级只能在民主管理所提供的条件下提到保障——已经以不同形式在各级进行。但必须加强对话以实现其目标:克服过去的错误和缺点并和平地解决冲突、消除其起因和限制紧张局势。

国家一级对话的最佳保证是有活力和参与性的社会,该社会基于法制和尊重人权,包括言论、宗教和结社自由的权利以及少数民族的权利并基于充分反映所有社会阶层的希望的代表性和负责任的政府。

欧洲联盟认为联合国是推动我刚才提及的这种对话的理想场所。作为一个建立在普遍性原则之上的组织的联合国事实上做了许多工作,以便在两场灾难性世界大战之后确立国际关系中的对话文化。《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主持下经常性对话所确立具有普遍效率的国际准则为我们力图实现的和平互动奠定共同的道德和法律基础。在这方面,我谨提及《世界人权宣言》,该宣言已得到几个重要公约的补充,其中包括《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大会有关宣言以及许多国际公约。人权的普遍性在1993年维也纳世界人权会议上再次得到确认。

这个框架内的对话是当今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先决条件。事实上,它保证并保护创造性多样化和多元化。我们必须尽力避免国际法、国际政策及合作,在区域或文化的借口下支离破碎。我们还承认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自己的责任。

最后,我们支持今天向我们提出的主动行动的积极办法。我们还愿赞扬该决议草案作者在协商中采取的建设性对策。由于这种对策,欧洲联盟所有成员国能够共同提出这项决议草案。

拉斯塔姆先生(马来西亚)(以英语发言):我愿赞扬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团主动提出将题为“文明之间的对话”的新项目列入大会第五十三届会议议程。要求进行文明之间对话的建议是及时和重要的。它使人们集中注意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该问题理应得到国际社会超越学术兴趣的更大注意。

我国代表团坚信,对话应是各国人民、国家和文化之间相互作用的基础。我们仅在本世纪便目睹了政治、经济、社会或宗教分歧所引起的许多国家之间和其内部的战争、大规模屠杀、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不容忍、偏见和争端。然而,也是在这个世纪,我们经历了人类空前的创造性、聪明才智和足智多谋所产生的文明成就的巨大益处。当我们即将进入新的千年时,我们继续面对防止无数悲惨事件重新发生和进一步扩展人类所有领域的知识和努力范围的巨大挑战。因此,国际社会应努力促进基于对话、合作及相互尊重的各国之间交往和关系准则,从而在全世界维持和平与安全并鼓励发展与社会进步。

对话应作为公认的互动方式和解决分歧的手段予以促进。文明之间的对话是辅助和加强跨文化谅解所必须的。我们常常看到对一个国家、文化或个人的误解和歪曲如何导致猜疑、不信任、恐惧和偏见,最终造

成不容忍、争端甚至战争。因此,国际社会必须促进、鼓励和辅助各种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对话和谅解,从而促进和平、容忍及合作。

塞缪尔·亨廷顿在其几年前发表的题为“文明间的对撞”一文中,假定文明之间的对撞将主导全球政治,如果这个假设是可靠的话,那么它肯定是十分不详的预言。它在领导人、学者和外交官之间引起了健康的辩论,产生了各种解释和结论。国际社会必须努力不惜代价地防止这种对撞。因此,要求进行文明之间的对话的确是及时的。

我国代表团认为,除了审视可能发生的文明冲突外,我们还应努力创造一种卓有成效的文明交汇点,同时顾及各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整个人类历史中都产生了积极和互利的成果。我们都有很多东西可以彼此学习,我们必须彼此吸收对方的最佳长处。多媒体技术的到来、旅行和电讯的速度和轻易程度,以及闪电般的传播信息速度,都给我们提供了各国人民相互作用的更大机会。这种相互作用一方面促进更好的理解,另一方面也提高了人们的文明意识,使他们更加认识到各文明之间的差异。我们只有通过对话才能在各文明、各民族、各文化和各国人民之间促进相互理解、相互重视和相互尊重。

各种文明因历史、语言、传统、世界观和宗教而有所不同。文明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化。同一社会在某一特定时期的价值观念和传统可能同其他不同时期的价值观察有所不同。我国代表团认为,由于各种文明的这种能动状态,有必要进行对话。把2001年定为联合国文明对话年很及时。

我国代表团还要强调,如果我们谋求利用对话作为维持和平与安全、发展各民族和各国人民间友好关系、促进国际合作和解决国际问题的手段,就必须遵循某些不可或缺的原则。我要再此重申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博士1996年1月8日在吉隆坡第二届亚太对话会议发言时列举的各项原则。

第一是人类社会及其成员最大福利原则。在说过和做过所有这一切后,这是国家、社会和宗教最深切的关切。第二项原则是相互尊重原则,即适当尊重彼此的价值观念、文化、期望和能力。这些价值观念、文化、期望和能力并非仅仅由于不是我们自己的就不那么有意义或重要。第三是平等原则——即国家无论大小和强弱一律不等。第四项原则是致力于和平与和平手段,这项原则必须成为建立国际和区域安全和处理国

家间分歧各项努力的基础。鉴于我们相互依赖,因此第五项原则就是合作和互助原则,单边主义即使对较强大的国家来说,也已成为一种不那么有益选择。第六项原则是真诚原则——即真诚遵守我们承认、宣布和期望他人遵守的各种价值观念、准则和原则。

国际社会必须作出协商一致的努力,使对话成为公认的互动准则。冲突的威胁和引起新冲突和新对抗的倾向将永远存在。但是,必须努力确保我们任何国家都不诉诸武力,不把它作为解决彼此分歧的手段。我们应该谋求诉诸对话。在这方面,联合国可以在促进各人民和各文化间对话方面发挥重要核心作用。联合国具有弥合各国人民、各民族和各文明间分歧的独特能力。毕竟,对话概念符合联合国的基本宗旨和原则。

马来西亚作为一个民族,也许无权谈论过去几千年文明的光辉成就。但是,我们从东西方文明的丰富文化遗产中获益非浅。马来西亚是一个多种族、多文化和多宗教的社会。我们已设法保持各种族间的和平与和睦,它目前代表着马来西亚现代社会不同文明和文化遗产的结合。我们一贯信奉并不断主张对话、理解和宽容,把这些视为在马来西亚社会内部促进合作与接受的一种手段。

我国代表团提出了载于文件 A/53/L.23/Rev.1 的决议草案,并对该决议草案表示完全支持,同时,我国代表团希望该决议得到大会一致支持。我们还希望国际社会通过把 2001 年定为联合国文明对话年,共同为以建设性对话促进理解作出贡献。

沙尔马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我们认为,伊朗提出的把一个关于“各文明之间的对话”的项目列入大会本届会议议程的倡议十分重要。我们曾高兴地在总务委员会支持这项倡议,并同其他国家一起共同提出载于文件 A/53/L.23/Rev.1 的决议草案。

联合国在是一场其破坏性超过世界以前任何经历在战争结束后、在轰炸广岛和长崎后、并在几百万人死亡后成立的。在这个大厦的街对面,即在拉尔夫·邦奇台阶上,刻着《以赛亚书》激动人心的话:

“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山事。”(《圣经》,以赛亚书,第二章,第 4 段)。

现实却不那么令人振奋。联合国几乎从诞生那时起,就被卷入一系列以两大对立集团间政治问题划分战线的纷争之中,这些纷争与其说是国家彼此对立,不如说

是价值观念系统相互对立。这是两种文明观点之间的对抗。

在经济问题上存在着资本主义模式同新生国家构想之间的斗争,这些国家刚摆脱殖民统治,其中许多国家是第一次发现建国的快乐和责任,人们对其文明价值观念和世界观疑心重重。

在社会问题上,普遍存在西方的范例。例如,在国际法中,亚洲和非洲的古老法律和法学系统没有成为思想进化的一部分。

因此,我们在联合国长期遇到的——零星现象是——不理解和不欣赏,而——经常是——各文明之间的紧张关系。除比赛亚书外,我们还有约珥书的文字:

“要准备打仗,激动勇士,使一切战士上前来……要将犁头打成刀剑,要将镰刀打成戈矛。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圣经》,约珥书,第三章,第 9 和 10 段)

显然,我们需要宽容,即承认与我们不同或有异于我们或我们思维方式的东西不一定具有威胁或不文明。

我们应该记住,“野蛮”一词来自“barbarikos”这个古希腊意为“外国人”的词。我们必须摆脱倾向于把外国同野蛮等同起来的无意识偏见。真正的文明无论怎样以自我信念包装都从不接受这种偏见。在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中,波斯人承认,他们的对手很可悲,因此,根据定义,也很英勇,但不幸地是,作为彼此不可能对话的敌人,希腊人和波斯人在整个话剧中从未说过一句话。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我们经常听说,我们生活在并越来越深入地跨进一个信息时代。有人告诉我们世界已在成为一个全球村。但这不完全是事实。一方面,世界已经缩小。矛盾的是,开始扩大已知世界边缘的探索者们最终却使之缩小。地球没有哪个地方确实无法进入,但除发达世界外,世界很多地方仍是未知的世界。在这个村庄中,并非每个成员都互相认识,又彼此了解。穷者了解富者,但后者对穷人所知甚少。

今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的主题是“为发展而了解”。虽然它只涉及该问题的一小部分,但它对全球化世界信息需要的分析却仅仅限于发展中国家必须采取行动、使工业化世界投资者了解它们并使其对这些

投资者具有吸引力。对发达世界需要了解它们在其中投资的国家的文化、背景或特点这一点没有做任何分析或加以承认。

部分是由于投机性地突然撤出外国投资而造成的东南亚最近的危机也许表明,由于不同文明之间缺乏心理上的共鸣,而使一个民族容易将其他民族看作物体。对其他大陆上的对冲基金的管理人员来说,经济崩溃可能引起的人的危机、社会瓦解的危险和价值观念体系崩溃没有什么重要性,这部分是因为属于不同文化的公民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价值。

然而,在一个全球化经济中,如果信息就是金钱或影响力的话,那么交往必须是相互的。不同文明必须彼此了解,并学会彼此尊重。因此,令人不安的是,这个信息时代的独一无二的强大工具互联网本可以成为把我们联接在一起的纽带,却充满了世俗的商业,并令人遗憾的带有种族和文化偏见。互联网中尚无多少促进各国人民之间谅解的东西。就其特性而言,互联网是无法控制的,但如果人们在这方面表现出足够的兴趣,就可以将它用来促进谅解而不是仇恨。联合国能在这方面有何作为?

我们被告知,未来的战争将是争夺有限资源的战争,即争夺水,可能还有其他不可缺少的原料。因此需要开发我们的资源,以此发展具有可持续性,而同时又没有限制发展中社会中的增长。我们不接受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理论。有害无益的做法是试图在世界人口的一部分的经验和选择的基础上决定全球性解决办法。

然而,在我们大家都同意对我们的地球福祉极其重要的环境问题上,却往往拒绝从那些植根于自然并将人和其他形式的生物看作是彼此并存的,而不是掠夺对象的文明的经验和智慧中学习。有一种规定环境行为守则的趋势,这些守则在事实上是发展中国家为其他人的过份行为偿罪。这种代人受过的最极端形式是“深层生态学”的理论,这种理论歪曲古代东方文明的信念,将武断地下定义的大自然需要说成是人的需要。这也是不能接受的。在这个创造世界的过程中,文明的作用象自然的作用一样大;需要在人和他的环境之间进行对话,就象需要在塑造人和环境的不同文明之间进行对话一样,以便确保自然的平衡能够得到保持。

几年前,一位前秘书长提醒我们,绝对主权的时代已经过去。自由化意味着各国政府失去某些控制;融合到一个区域或全球经济中也有同样的结果。在发达世界的一些地区,国家边界变得模糊了;各国政府开始将决定

预算、外交和国防政策的权力让给超国家的组织。在发展中世界中,各国政府和人民发现自己受到全球力量的支配,这种力量几乎无法理解,更难以控制,人们熟悉的民族特点正在逐渐消失。情况往往是,人们可以用来定义自己的唯一东西是他们在其中长大的文化。文化可以成为文明的敌人,如果它成为一种战斗性的防御手段的话;毕竟,德国人所称的“文化斗争”导致近代世界上所看到的最具破坏性的充满仇恨的民族主义。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在各种文明之间进行对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此外,几乎每个国家都有相当多的移民人口;现在几乎没有任何国家在种族上或文化上是单一的。现在有,或者应该有一种文化之间的自动融合——由物质支配的西方文化通过卫星电视传入我们的起居室,并带着它所吸收的外国血源的丰富色彩。在一些国家中,已出现了这种情况,但这是罕见的。更多的情况是,移民与社会主流相脱离,在经济和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作为对此的反应,他们试图在一种不太友善的环境中重新恢复和保持自己祖国的文化;他们不得不在不完美的同化与偏激地表现其文化独特性之间作出选择,后者造成他们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已经与其疏远的国家中再次出现种族主义和仇外情绪。

如果我们不想再次走上这条在过去为我们带来可怕后果的血腥的道路的话,那就极有必要避免让我们的文化把我们吸引到与所在国家隔绝的聚居区中,并应该在不同的文明之间进行对话和寻求彼此了解。持续存在的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是缺乏彼此了解的根源。可以通过努力珍视我们的集体遗产来克服这种现象。

关于文明之间的冲突的谈论我们已经听到很多。现在是讨论文明的和谐的时候了,没有比这个地方,我们的共有天堂、即联合国更适合于讨论这个问题的地方,我们必须努力争取将联合国转化为“联合的国家”。

我们把所有文明看作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如果我们拆除彼此之间的隔墙的话,那这些文明就是我们的共同财产。我们所继承的各种文明都表明人类的潜力并丰富我们所有人的生活,因为这些文明的根本内容是共同的。它能扩大我们的视野、增进我们的情感并提高我们作为人的潜能。印度的古老智慧宣布,世界是一个家庭。使这种精神国际化是下一个千年的真正全球化。在印度,我们非常理解“多样性中的团结”的含义。

因为核武器是不尊重任何文明的能够带来世界末日的威胁,人类的首要任务是从地球上废除这些武器。这将是我们能够留给尚未出生的无数后代的价值最高的文明遗产。半个世纪前,原子弹的制造人之一罗伯特·奥本海默于他所帮助释放的原子弹的无穷威力,只能用一个不同文明的一部经典中的话来回顾他的经验。他引述《福者之歌》说:“就好像一千只太阳同时放射光芒,而创造者变成了破坏者”。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种比较柔和的光芒,一种最高的理智、和谐、人类成就和丰富的精神的光芒——一句话,一种对未来和我们创造未来的能力的信心的光芒。

1958 年,早在全球化成为口头禅或预告历史的消亡或文明之冲突之前,汉纳·阿伦特就在他的《人类状况》一书中象任何古人一样预言:

“欧洲单一民族国家的体系的衰弱;地球在经济和地理上缩小,以至繁荣和萧条往往成为世界性现象;把人类改造成为一个确实存在的实体,使地球上距离最远的人只需要比上一代同一国家中的人更少的时间就能见面,这在我们时代之前只是一种抽象概念或人文主义者的指导原则——所有这些标志着这一发展最后阶段的开始。正如家庭及其财产已被阶级属性和国家领土所取代,人类现在已开始取代国家为界线的社会,地球开始取代有限的国家领土。但是,不管将来怎样,以侵占开始并以占有越来越多的财富为特点的世界异化进程只会发展得更加极端,如果我们让它按照它自己内在的逻辑去发展。”

我们的挑战是证明这种可怕的寓言是错误的。

迈克达德先生(叙利亚)(以阿拉伯语发言):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愿表示,我们赞扬友好国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穆罕默德·哈特米先生要求把“各大文明之间的对话”的项目列入议程和宣布 2001 年为各大文明对话年的倡议。这项倡议值得所有国家的重视,以建设一个没有破坏性战争的世界,一个建筑在和平、谅解和所有国家及人民平等基础上的世界。这项倡议源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它的重要性来自它在伊斯兰会议组织德黑兰首脑会议和在南非德班举行的不结盟国家第十二次首脑会议上得到的广泛支持。

说到各大文明对话,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团有我们所信奉的数千年文明的见解。我们所讲的土地目睹人类的诞生和第一批文明的萌发。我们所讲的是一块曾有先知走过的神圣领土。这些先知所塑造的价值

观构成今天人类生活的基础。从这片土地上曾传来神圣的宗教、科学、艺术和文学的思想。我所属的阿拉伯文明,其特点就是宽容,助人和灵感。阿拉伯文明的成就是当代世界科学和文化进步的一大主要来源。我们也要强调,阿拉伯文明也受益于其他文明的成就和贡献。当我们讲到阿拉伯文明的作用时,我们也肯定它的开放和它对其他文明遗产和价值的尊重。

各大文明对话的倡议公开邀请国际社会为所有人民和国家打开未来的前景,以便它们能够为我们各社会的更大进步作出有效和平等的贡献。提出这项邀请,目的是为了防止那些过时的概念,如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种族歧视、贫穷和仇外主义进一步扩大我们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裂痕。各大文明对话号召国际社会结束外国占领,及其不公正和对人民价值以及生活、自由、主权和进步权利的侵犯。各大文明对话还意味着依靠相互谅解,而不是依靠核武器和其他杀人武器,用武力实行霸权。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在哈菲兹·阿萨德的领导下,在我们的祖先为我们开创的文明的基础上,向非洲、亚洲、欧洲和两个美洲的其他文明和文化伸出手来,以便我们能够共同建造一个以正义、平等与合作为基础的明日社会。

今天向我们提出载于文件 A/52/L.23 中的决议草案,在其广泛的内容中重申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文明成就的多样化和各大文明间积极的相互作用的重要性,反映了我们和联合国缔造者的理想。我国代表团希望能以协商一致意见通过该草案。

弗鲁赫特鲍姆先生(所罗门群岛)(以英语发言):各大文明对话是一个重要和复杂的概念。事实上,它的复杂性正说明它的重要性。近年来就文明间冲突问题发表了许多东西,有人认为,冲突是各大文明间深刻分歧的必然结果。所罗门群岛代表团拒绝这种必然性的说法,鼓励各人民间不断对话的努力。我们支持指定 2001 年为联合国各大文明对话年的决议草案 A/53/L.23,我们感谢伊朗代表团推动这项提案供我们审议。

然而,文明之间对话的概念有其困难。例如,怎么为对话年界定文明?我们没有困难认识我们时代和人类历史的伟大文明,但如何认识那些包容了更大文化和文明的文化和文明?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实际关系是什么?这些是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已研究很久的问题。

显然,必须深入思考如何组织拟议中的联合国文明之间对话年。例如,谁应参加对话?难道只是某些精英分子高谈阔论而没有更广泛的社会代表性?如何促成严肃的对话,而不是一系列无人唱和的独白?如何讨论文明中宗教或人权作用的敏感问题?这些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它们不能留给秘书处或某个专门机构解决。联合国文明之间对话年若要成功,也许甚至开始促进国际谅解与合作的十年或更长时间的对话,便应在这里开始计划,而且向我们大家开放。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 按照大会 1975 年 10 月 10 日第 3369(XXX)号决议,我现在请伊斯兰会议组织观察员发言。

拉马尼先生(伊斯兰会议组织)(以阿拉伯语发言): 历史证明伊斯兰文明是世界永恒和灿烂文明之一。其灿烂的原因是伊斯兰民族在精神、哲学、科学、文学、技术及其它领域对所有人类作出的贡献。伊斯兰民族的遗产是广泛的,因为它是历史悠久的人类遗产。如果伊斯兰文明建立在信条和信仰基础上,那么它还建立在思想、文学和科学领域的创造性贡献基础上。由于这些支柱,伊斯兰文明保证了自己的蓬勃发展,奠定了生活基础并扩展了其礼仪、尊严和尊重的影响范围。

伊斯兰文明是促进了其时代文化、希腊科学和波斯智慧之间的互动的社会的产物。此外,它与非洲、亚洲和欧洲其他国家人民相互影响。其它文明汲取了伊斯兰文明,轮流传递火炬,从而确认人类团结和人性基本上超越时间和空间这一事实。

在历史长河中文明间相互作用使稳定可以实现,或者无法实现。虽然历史并非是一贯积极的,但在多数情况中它具有活力和动力。我们认为在其漫长历史中,人类从未面对已发展到我们今天所目睹的程度的危险,这种危险威胁我们的生存本身。的确,所有时期和所有世界区域都经历过战争。事实上,全体人民可能遭受了种族灭绝,大陆和区域可能因国内、殖民和宗教战争而遭到破坏。但从未有过威胁人类生存本身的冲突,而且从未有过使人感到其彻底灭亡幽灵的危险。然而,在能消除地球所有生命痕迹的核和其它武器库存在的情况下这是我们今天的局势。

另一方面,通讯手段无法控制的传播尚未促进实现各国人民之间更大的谅解或和平共处更加坚实的基础。因此我们希望,在新的千年前夕,人类将停一停思考其对建立更美好的明天和实现更光明的未来的承诺。

因此,我们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认为伊斯兰会议组织主席,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哈特米在伊斯兰会议组织首脑会议上提出的倡议,建议将 2001 年指定为联合国文明之间对话年值得一切尊重、注意和执行。伊斯兰会议组织秘书长阿齐德因·拉腊基先生设立了一个安排现代文明之间对话的工作组。该组于 1998 年 6 月 23 日至 25 日在吉达召开了会议,筹备一个关于该议题的伊斯兰讨论会。人们期待该讨论会将于明年举行,符合争取所有人类文明之间对话获得成功的目前努力。

最后,我们希望这种对话将成为一种手段,在确保人人获得尊严和正义的框架内为基于和平共处的体系奠定坚实基础,并保证有一个我们各种文化和和谐的多样性和互补性的未来。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们听取了这个项目辩论的最后一位发言者的发言。

我现在请日本代表发言,他希望在对本决议草案采取行动之前发言解释立场。

我要提醒各代表团,解释投票发言以十分钟为限,各代表团应在其座位上发言。

高须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 我愿代表我国代表团表示支持决议草案 A/53/L.23/Rev.1。日本认为联合国所有会员国都赞同该决议草案的精神:国际社会面对僵局时不得诉诸敌对行动和冲突,而应通过和平对话和相互理解谋求解决办法。本着这种精神,日本作为文化和文明之国积极地促进各领域中的文化和思想交流与对话。我们真诚希望,通过文明之间对话培育各国之间友好关系并鼓励国际合作将有一天使世界摆脱破坏性冲突和不必要的流血。

该决议草案的重要性因采纳了新的建议而进一步加强。我们必须回顾该决议草案所强调的容忍和尊重多样性也有助于普遍尊重所有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通过对话和相互谅解,国际社会可再次确认并加强其共同的价值观念和目标,从而加强人的尊严。

最后,日本希望感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采取主动向大会提出这个十分重要问题,并为产生这个协商一致草案作出了相当大的努力。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 在就决议草案采取行动之前,我谨宣布,下列国家已成为决议草案 A/53/L.23/Rev.1 的提案国:白俄罗斯、贝宁、芬兰、法国、哈萨克斯

坦、吉尔吉斯斯坦、荷兰、挪威、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伐克、乌克兰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大会现在就决议草案 A/53/L.23/Rev.1 作出决定。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决定通过决议草案 A/53/L.23/Rev.1?

决议草案 A/53/L. 23/Rev. 1 获得通过(第 53/22 号决议)。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 在请新西兰代表发言解释其对刚才所通过的决议的立场之前,我谨提醒各代表团,解释立场的发言限于 10 分钟,并应由各代表团在其座位上发言。

波尔斯先生(新西兰)(以英语发言): 新西兰与其他国家一道支持这一令人感兴趣的倡议。我们认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大问题。伊朗代表团和决议草案的其他提案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对决定国际关系的重大问题进行反思的机会,因而应当得到赞扬。

我们没有加入为决议草案的提案国,因为作为联合国的一个小会员,我们不可避免地没有密切参与就原先的决议草案所进行的讨论。

我们认为,这项倡议有可能会对很伤脑筋的北南关系问题带来重大影响。在这个问题上的紧张状况困扰了这个组织努力要做的许多事情。因此,新西兰将热情支持有可能有效促进减轻北南关系和不信任的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任何倡议,包括我们面前这项倡议。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们听取了在决议草案通过后解释立场的唯一一位发言者的发言。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希望结束对议程项目 168 的审议?

就这样决定。

工作方案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谨提请大会注意文件 A/INF/53/3/Add.3,其中载有 1998 年 11 月 10 日至 12 月 10 日的工作方案。我要指出,文件 A/INF/53/3/Add.3 中提到的所有项目的发言名单现在已开放供登记。

我谨通知各位代表文件 A/INF/53/3/Add.2 中所载列的对工作方案的改动。对题为“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及有关事项”的议程项目 59 的审议已从 11 月 10 日星期二改到 11 月 19 日星期四下午。

关于中美洲局势的议程项目 44 将在 11 月 18 日星期三上午作为第二个项目审议,而不是在 11 月 19 日星期四审议。

我还要指出: 11 月 10 日星期二,大会将在题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的议程项目 12 下审议关于国际山岳年的决议草案,该草案将于本星期五作为文件 A/53/L.24 分发;此外,11 月 18 日星期三下午,预计大会将在题为“联合国的改革: 措施和提议”的议程项目 30 下审议文件 A/53/463 中分发的秘书长关于环境与人类住区的报告; 11 月 25 日星期三上午,大会将审议题为“加强联合国系统”的议程项目 58 以及题为“大会工作的振兴”的议程项目 60。各成员记得,这两个项目也曾在第五十二届会议中一并审议。预计在该会议上也将审议作为文件 A/53/170 分发的秘书长关于促进非政府组织在联合国系统所有活动中的相互作用的安排和做法的报告。

此外,各成员知道,仍有一些议程项目的审议日期尚未确定。这些项目的审议日期将在适当时候及早宣布。大会也将随时被告知对工作方案的任何补充或改动。

最后,请各位代表注意涉及工作方案的变动或增加经费问题的决议草案需要更多的时间讨论,因为它们将需要秘书长编写一份所涉方案预算问题的说明,此外,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和第五委员会在大会就决议草案采取行动之前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审查所涉方案预算问题。

在这方面,请提交决议草案的代表在已确定的项目审议日期之前及早提交决议草案,以让各成员有足够时间加以研究。

上午 11 时 55 分散会。